

裁军谈判会议

4 August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二三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宋世平先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GE.12-61141 (C) 140314 030414



* 1 2 6 1 1 4 1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31 次会议开始。在着手今天的工作之前,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裁谈会和我自己,向挪威于特岛悲剧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表示我们的深切慰问。我请挪威代表团向其政府转致同情。

此时此刻,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我们尊敬的斯里兰卡同事,塞纳维拉特纳大使道一声迟来的告别,祝愿她新的使命成功。我还要欣然欢迎新同事,缅甸的貌围大使。我请他相信,我们在他履行职责时将给予合作与支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祝贺英国的乔安妮·亚当森女士晋升为大使,并将在日内瓦继续与我们分享她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技巧。

如秘书处宣布的,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为了评估联合国大会 7 月 27 日至 29 日所召开的会议,该次会议是 2010 年 9 月为解决围绕裁谈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而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在这一方面,我想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发言,介绍一下有关问题。

托卡耶夫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向各位讲述我对今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大会应 49 个会员国的要求,在议程项目 162 下在纽约举行的会议的印象。

大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随后,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主席和身为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我作了发言。50 个会员国在此后的辩论发言。

大会主席戴斯先生回顾说,严重的僵局导致人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将裁谈会问题提上大会议程。他鼓励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今年向裁谈会发出一个强烈讯号,他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人士组成的专题小组可能有其效用。

发言者的人数表明,这是一次及时的会议,凸显了迫切需要就裁谈会的现状找出解决办法。会议还使各代表团有机会阐述在裁军领域预期将持续到今年秋季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进程中,它们各自的立场和优先考虑。

潘基文先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在我看来,这可能会被视为多边裁军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秘书长,除其他外,强调迫切需要为裁谈会的困境找到一条出路。他指出,成员提出了振兴裁谈会的不同选择。其中包括维持现状,而这将可能导致裁谈会可有可无,不合时宜。第二个选择是就裁军机制制定新的根本方针,虽然没有在召开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问题上达成共识。最后,还有增量变化的选择,但也有人反对。为了消除分歧,秘书长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知名人士小组处理不同的问题。

秘书长指出,各国甚至不能商定在何处展开改革。在裁谈会?在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还是在联合国之外的就具体裁军问题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或在想法一致的国家组织的特设论坛上?

咨询委员会，除了设立知名人士小组的建议外，还建议秘书长应鼓励在协商一致的 CD/1864 号文件基础上，就工作计划求得进展，同时建议继续提高公众意识，并推动民间社会作出贡献，打破裁谈会旷日持久的僵局。

显而易见的是，打破僵局，没有简易的办法。在三届会议上的发言者名单之长，反映了会员国的切实参与，但不出所料，仍然未能解决裁谈会或更广大的裁军机制方面当下的问题。不过，这些发言传达了人们对多边裁军领域，尤其是裁谈会缺乏进展的严重关切。

总结所有国家和集团的发言，超出了我的特权和职责范围。我相信每个人都清楚各自的立场。此外，所有发言都已放到纽约的裁军事务厅的网站上，新闻部提供了关于这三天议事情况的深入摘要。

无论如何，我希望重申我对本机构现状的看法。我仍然相信，裁谈会有其巨大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与此同时，大多数成员显然因缺乏进展而沮丧，这将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该会议可能恢复其作为多边裁军论坛的主导作用，只要对它作出适当改革。为此，必须考察它的程序、成员和议程。正如我在纽约表示的，一些程序，例如主席的每月轮值和每年通过工作计划，都削弱了会议的效率。有人认为，增加成员国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事情可能如此，但我们不要忘记，裁军谈判会议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代表更广大的国际社会。我们还必须记住，裁谈会是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经费。议程则要追溯到 1978 年，在我看来，需要重新加以评估，以反映当前的国际安全状况。最后，协商一致的规则应被解释为鼓励就开始实质性工作达成协议。

我相信，裁谈会早就应该采取行动。否则，一些成员将被迫将问题提交大会。裁谈会的未来掌握在各位手中。与此同时，我认为，它的权威和它的记录不应受到损害。

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每一次机会，振兴裁谈会。正如秘书长所言，问题不在于车辆，而在于司机。当务之急是如何更密切地协调政策重点和多边裁军目标二者。

貌围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加入这一庄严机构，并作为缅甸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首次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在此关键时刻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相信你的杰出外交才能和丰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的审议取得长足进展。同时，我请你信赖我国代表团将对这一重要职责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我还要衷心感谢你的前任，他们今年代表裁谈会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向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和联合国秘书长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个人代表卡西姆一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先生、他的团队和裁谈会秘书处表示最热烈的问候。我感谢总干事和裁谈会主席对我的友好的欢迎辞。

缅甸参与和致力于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前身之一，即 1960 年代初期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尽管裁军谈判会议长期停滞不前，缅甸将继续对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创立的这惟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承担义务。

请允许我简单评论一下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裁军机制的运作情况。

在我看来，延续了十多年的目前僵局，不应归咎于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或裁谈会少数成员的立场。相反，我们认为，是一些成员国在安全方面的优先考虑不同，妨碍了我们履行对裁谈会的授权。现行的议事规则，虽然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但在以往促进了成员国的利益和裁谈会的目的。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的裁军机制整体来说很少进步。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我们正处于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中。联合国的多边裁军机制失败了。我个人认为，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将拥有对联合国的整个裁军机制，包括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全面审查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2010 年的高级别会议是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最近在纽约召开了关于该次会议后续行动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会议期间，我们也听到了处理这一局面的另外一些选择。当然，这些选择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囊括无遗的。我们愿意聆听在这方面的所有意见和建议，并期待着在这次会议期间听到更多。

我听说在裁军谈判会议，我们的一些同事是满怀期待而来，却又心灰意懒而去。我也是满怀期待而来，但我希望我将心满意足而去。主席先生，我的简短发言到此结束。

达农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希望登台发言，但也希望稍许偏离你侧重于纽约会议的议程，因为我曾周知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同事，我要尽快汇报一下五个《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作为《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后续行动，在巴黎举行会议的情况。

因此，我很抱歉偏离议程，但请允许我借用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该次会议，它当然与裁军谈判会议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

2011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由官员和专家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总结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作出的承诺，并为下一轮《不扩散条约》审议做准备。我们广泛讨论了与裁军和核不扩散有关的主题。这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第二次为审议这些问题举行此类会议。2009 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涉及建立信任措施。

因此，巴黎会议是进一步加强在核问题上的相互信任的一个重要机会，而且，大家知道，讨论的结果载入了会议结束时最终发表的联合新闻稿中。

作为核武器国家，我们讨论了准备如何履行我们对《不扩散核武器》承担的裁军义务，特别是就采取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步骤作出的承诺。我们尤其检查了行动 5 和报告的义务，讨论了行动 5 与行动 21 之间的联系。我们还继续讨论了与透明度和相互信任有关的问题，包括核能力和核理论，也包括核查问题。

我们同意从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抽调人员，设立定义和核术语特别工作组，以加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在所有层面对一系列重要术语的相互理解，促进就政治性和技术性核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措施对奠定进一步裁军努力的坚实基础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就采取何种措施，维护《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方面，尤其是如何应对第十条规定的退约通知交换了意见。我们还强调，需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特别应为此鼓励通过有关的附加议定书，并加强该机构的资源和能力，以防止和检查不信守不扩散义务的情况。

我们重申，我们相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惟一的单边裁军谈判论坛，必须保持其就优先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基本作用。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提到的裁军谈判会议与政策优先事项之间的协调一致，我们认为，所有国家，不论是否《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都应通过创造必要的安全条件，尽可能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促进集体安全和确保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强大和可靠，一句话，通过在所有裁军领域取得进展，协助实现裁军的总体目标。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看来，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对保证有效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和防止核扩散至关重要。我们重申支持立即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谈判规定了核查问题的条约。

关于我们今后的工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定期会晤。类似巴黎会议的第三次会议，将在接下来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框架内举行，我们已经商定把重点放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因此，核查、建立信任措施和核事故的应对措施问题已经列入议程。

我们正在考虑英国关于在今年晚些时候就核查方面的技术问题举行专家讨论的提议。更笼统地说，五个常任理事国渐趋习惯一起工作。下个星期，五个常任理事国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一起，讨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问题，我们还要在月底举行会议，讨论与第一委员会有关的事项和未来的裂变材料条约。

以上就是我想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的一些信息。

普恩特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古巴重申推动多边主义作为裁军谈判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大会进行的广泛辩论。按照《联合国宪章》在多边基础上商定的解决办法，是处理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的惟一可持续办法。

在裁军机制内，裁军谈判会议在谈判普遍接受的裁军条约方面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裁谈会不存在，那也要马上创建。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十多年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无法开展实质性工作。有人认为，这应归咎于其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古巴不同意这个看法。今年是连续第十二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在结束工作时，未能商定任何实质性建议，这并不是巧合。

此外，每年大会期间，第一委员会都会通过几十项决议，却根本无法落实，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决议。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仍未召开，尽管不结盟运动多年来不断呼吁召开这一会议。古巴支持改进联合国裁军机制，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的想法，但我们相信，目前影响到裁军机制很大一部分的瘫痪状况，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缺乏实现真正进展的政治意愿，特别是在核裁军领域。

我们对一些代表团在纽约的发言表示关注，它们宣称，时机已到，应当抛开裁谈会，在裁军进程中另起炉灶。古巴反对在联合国框架之外，以临时拼凑、有选择性的且由某些国家操控的特别安排来取代裁谈会的想法。将此方针付诸实施将是一种危险的倒退。此外，我们认为，没有各类武器最主要生产者参与的派性安排，不会带来什么效果。忽略裁谈会或降低其重要性都于事无补。相反，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负有更大责任来维护和加强裁谈会。

裁谈会应尽快通过考虑到裁军领域真正重点的广泛和平衡的工作计划。古巴准备在裁谈会内谈判消除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向古巴一类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安全保证的条约，以及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我们相信，裁谈会有能力以一个声音来展开此类谈判。

核裁军现在是，而且必须始终是裁军领域的最优先考虑，据此，必须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内达成一致。当今世界有近 23,000 枚核武器，其中 7,560 枚可随时投入使用，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8 月 22 日，古巴将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有机会起草和商谈本机构的工作报告，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第一委员会。我们决心竭尽全力，本着对裁谈会谈判关于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国际条约的基本授权，推进在本机构的实质性谈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裁谈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尽其职责，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裁军与和平的真正承诺。

洛希宁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卡瑟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先生，他介绍了联合国大会纽约会议的结果。

俄罗斯代表团已经有机会在裁谈会和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期间，表明其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此外，我们支持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同意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评价，他认为，多边裁军领域的现状不是实际裁军机制系统性失灵的结果。裁谈会谈判活动不活跃，反映了各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方面优先考虑的不同，以及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正确地指出，一两个国家将裁谈会扣为人质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还认为，国家的当下关注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应当而且可以在关于问题症结的会谈中求得解决。这样的会谈，照例不会是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条约的参与问题，完全应由各国自行决定。

或许，不妨在这里提及我们与美国伙伴就核裁军举行双边会谈的经验。有关战略性进攻武器，包括今年 2 月生效的新《裁武条约》的一系列会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了如何在加强世界的战略性稳定，不仅是战略性稳定，还包括世界安全的同时，将两个核大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内。在这些会谈中，有许多关键和困难的时刻，需要两个国家在总统层级上作出决定。不过，最终取得了结果，达成了妥协，双方皆大欢喜。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可以打破多边裁军的僵局。我们认为，在 CD/1864 号文件基础上是可能达成妥协的，因为其中载明的主要优先事项体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平衡。还须作出更多努力。可以而且应当在裁谈会框架内寻求妥协。

裁军领域的普遍协议只能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同时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惟其如此，它们才能行之有效，并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在裁谈会之外的并行轨道上推动谈判进程，是毫无帮助，完全无助于确保条约的普遍性和可行性。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联合国秘书长有意设立一个知名人士小组，审查裁军领域的现状。一个全新的视角显然无伤大雅。不过，让我们面对现实。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当然应当由我们亲手决定。我们都应承担 responsibility，如有可能，就在裁谈会本届会议结束时达成一致，以向大会下届会议和整个国际社会表明本机构有能力为多边裁军作出实际贡献。我想再次强调，俄罗斯准备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就工作计划达成妥协。

我还要感谢法国大使达农先生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的巴黎会议传达的信息。会上通过的惟一一份文件，即关于会议结果的联合新闻稿，将作为裁谈会文件分发。

阿朗戈·奥勒莫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要就本裁谈会副秘书长亚尔莫父亲的去世，向他表达慰问和患难与共的情感。我代表裁谈会全体成员和哥伦比亚代表团拥抱亚尔莫，他的父亲缠绵病榻，如今溘然长逝，祈求上帝让他的家庭复归平静。

首先，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举行这次会议，进一步反思如何来加强裁军谈判会议，特别是在上周联合国大会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讨论之后。会上的发言如此之多，会议延续了三天之久，清楚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裁军和不扩散的重视。此外，对裁谈会停滞不前的沮丧和急躁情绪，也警醒我们，裁谈会迫切需要履行其职责和任务。为此，哥伦比亚认为现在已是付诸行动的时刻。

我们不能一遍遍重申同样的立场，分析可能采取哪些办法打破裁谈会的僵局，我们都知道，对问题的症结，已经诊断过度。我们如果希望振兴裁谈会，如果确实相信这一进程应由成员国来主导，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采取切实措施。2011 年的本届会议还有 6 周的工作时间。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就应开始落实最近几个星期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如果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我们拿不出任何实际成果可供展示，或没有启动任何进程来振兴裁谈会，那将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如果在 2011 年届会的第三期会议上一味空话连篇，就将传递一个在裁谈会内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的信息，助长应在裁谈会之外决定裁谈会前途的说法。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如果不能在今后两个月内得出任何具体的东西，无异于宣告裁谈会 2012 年届会将陷入同样的僵局。

我国代表团认为，显然，如果到 9 月份我们在裁谈会内仍然无所作为，那么到秋季，纽约将作出决定，促使裁军机制，包括裁谈会走上正轨。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一个我们认为可行和有益的行动路线，即在裁谈会内设立高级别小组或工作组，在近来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其他相关看法的基础上，审议可能采取哪些行动来加强裁谈会的工作。本集团将在未来数周展开非正式工作，以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向裁谈会全体会议提交一份提案供通过。该提案将包括旨在改进会议程序的行动，但主要是为使裁谈会在 2012 年届会开始时能够着手实质性工作。

哥伦比亚希望听取其他成员国关于这一建议或未来数周我们可能采取的其他实际行动的意见。

我在发言结束前，希望重申哥伦比亚认定的一些要点。这些要点，一些代表团已在本会议室重复过，在上个星期纽约会议的一些发言中也作了强调。首先，我们在这里的中心目的是全面和彻底裁军，建立无核武器世界，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公民和地球上每一个人肩负的道义和政治责任。其次，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核武器不再是应对当下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相反，它们导致了更大的风险。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调整基于冷战逻辑的安全理论，使之适应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新现实。第三，对裁军和不扩散应作广义的理解，不仅应将之视为和平与安全问题，还要考虑到它们如何与国际议程的其他重要方面，如发展、环境和人权相关联。第四，关于裁军机制和防扩散的讨论不应该被用作借口，拖延对议程项目的实质性讨论。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达成使我们能够履行各自义务的国际文书。

我们重申这些要点，免得人们忽略，并希望它们将促使我们采取实际行动，推动我们共同的裁军和不扩散目标，建立一个免遭核武器威胁的世界。

奥亚尔塞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 我国代表团希望表达对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的支持和慰问。

我们还想感谢本次会议为处理最近在纽约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机会, 但在此之前, 我要对缅甸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同时感谢裁谈会秘书长表明对纽约会议的想法, 衷心感谢法国大使通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巴黎会议情况。我们想谈及几个问题和选择,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期间对之作出分析或将是有益的。

纽约再度显示了人们对当前事态的关注。如以往多次说过的, 这种状况妨碍我们在多边裁军中取得进展, 与裁谈会的裁军授权是不一致的。在此时刻, 如哥伦比亚大使清楚表明的, 或许必须在这里对问题作出诊断。但我将只就诊断的方法谈两点意见。

首先, 程序结构已被证明是低效的, 对协商一致规则, 我们可能不得不作出修改, 但请大家注意, 不是取代, 是修改。很显然, 不存在背离这种做法的政治意愿, 至少依我们的愚见是如此。第二, 裁谈会面对的不仅仅是程序性问题。我们尊重这一立场, 但我们相信, 还有政治意愿和观念方面的问题, 我要重复一下, 是关于合法国家利益的观念。

事情很清楚, 存在积极的趋势, 有助于启动关于裂变材料和此类材料的谈判。人们多次表示, 这个问题已经成熟, 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但实际上, 裁谈会一直无法启动包括对所有国家的基本保障措施在内的实质性谈判。继续说到诊断, 我等一下就会离开这个话题, 我们认为奥地利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的发言值得注意。当时, 奥地利代表指出, 实质性争议, 实质性问题, 是政治意愿,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有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的分裂, 例如核裁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相当现实和客观的分析。我们最终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 就是政治意愿, 咨询委员会主席佩利塞尔大使在纽约也承认了这一点。

从这件事上很容易得出结论。该会议已经失去了作为裁军和防扩散惟一多边论坛的公信力。这里的利害何在? 对我们来说事情非常清楚, 这其中的利害就是裁谈会的合法性。14 年的会议不产生任何结果, 确实无法交待, 这话我们已经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希望看到会议恢复谈判多边文书的真正能力, 但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可能需要确定是否有按照裁谈会最初授权, 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真正意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 无所作为似乎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智利还认为, 我们应该如秘书长今天在这里所说的, 保存裁谈会。会议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 应当是不可替代的, 为此, 我们对人们提出的振兴本论坛的倡议表示赞赏。我们很清楚, 如裁谈会秘书长说过的, 打破这种僵局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相信, 我们需要超越这一自我批判式的诊断和讨论议事规则的这个阶段, 为振兴裁谈会着手采取新的实际措施。

在这一方面，我们对程序改革持开放态度，我们对每年两次的轮值主席制度持开放态度。每四个星期一次轮流担任主席，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很难完成任何实际工作。应当审查这种安排，并作出政治决定，其他安排也可以考虑。我们对更广泛的工作计划持开放态度，我们认为，应当把协商一致的 CD/1864 号文件列出的四个核心问题包括进来。然而，政治上的协商一致也需要一个工作中的协商一致，否则就没有现实主义可言。

我们对探讨能否在程序问题上不适用协商一致规则也持开放态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需要解决它。对如 A/66/125 号文件中所载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提议的，设立知名人士小组，并在咨询委员会与该小组之间建立体制联系的想法，我们同样持开放态度。但我们同意俄罗斯联邦大使在这里的发言。我相信，应由我们和本裁谈会来肩负最终的政治责任。

我们还对扩大问题持开放态度，在这一方面，我们重视欧盟关于把目前的观察员国吸收为裁谈会正式成员的建议。扩大可能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但我们显然需要承认，这将加强我们的代表性，这对本机构的普遍性和政治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事关裁谈会连续性的政治问题。

我们对裁谈会为获得非政府组织的投入，加强与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科研机构的联系而作出特殊安排持开放态度。咨询委员会报告的第 31(c)段反映了这种关注，在我们看来，其想法更为高远，因为该委员会指出，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投入，显示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旷日持久的僵局，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最终目标。

我们也准备基于可行的建议和现实的选择来推动进展，使裁谈会和裁军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设法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无意识地空谈振兴，那么在纽约就很有可能行使大会的权利——我重复一下，是权利，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采取行动，我指的是旨在对裁谈会的作用和授权产生现实和直接影响的行动。

秘书长关于探讨是否可能在大会进行谈判的想法很重要，我们应当怀着政治责任感来处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的僵局持续下去，就很难质疑外部渠道的合法性，这些渠道将是政治性的，只要我们不能在内部开展我们的工作。智利对能够促使我们在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多边谈判中取得进展的选择持开放和灵活的立场；我们并不打算更换裁谈会，但必须清楚的是，面对极端情况，我们乐于考虑替代办法。

我们将尽力帮助裁谈会应对现实世界，一个客观说来，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实力以及政治和战略利益不对称分布的真实世界。重要的是，裁谈会应当以可能的最佳方式体现这些利益，容纳它们。这样做将需要一种新思维，毫无疑问，还需要改变。我们作出这些贡献，是因为多边裁军体系的运作对我们这样的小国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对集体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协助进一步建立信任，以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就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方式向你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托卡耶夫先生通报在纽约的会议。本次会议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裁谈会成员再次表达它们对振兴裁谈会问题的想法和立场,这个主题时下在纽约和日内瓦都很热。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会议就像每一个国际机构一样,需要定期评估和评价。这种评价应当是由成员国主导的,公平,透明,全面,并有利于加强裁谈会的目标。出于不信任的情绪判断,混杂了夸张、悲观和过早的结论,只能破坏裁谈会的公信力,不提供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导致局面每况愈下。

裁军谈判会议是裁军多边外交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机构,在构成国际不扩散制度基石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果这个制度对我们很重要,我想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尊重这个为该制度奠定基础的机构。

多边主义是裁军和不扩散领域谈判的核心原则。在这一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仍然是惟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我们极为重视裁谈会的这一独特地位,支持加强其公信力和良好运作的一切措施。我们相信,尊重裁谈会公信力的责任首先归属于作为本机构托管人的裁谈会秘书处。我们认为,在裁谈会之外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激进提议既不可行,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改变议事规则的格局或方式,不会促进裁谈会的工作。这也不能靠改变我们对这些规则的解释来实现。需要提醒的是,不仅现有的全部多边裁军条约是根据同样的议事规则,包括协商一致规则在裁谈会内谈判的,与国家安全与裁军有关的问题的敏感性质也要求我们在其他论坛谈判多边裁军条约时适用同样的规则。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并注意意气用事可能会扭转近来的势头,只从表面上改变形式和程序,却无补于实质。过去十年来裁谈会无所作为的症结是缺乏创造考虑到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适宜的政治环境的政治意愿,缺乏消除核武器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共同威胁的政治意愿,以及疏于改变针对合作安全这一崇高目标的自我中心态度。

对裁谈会通过所有核心问题上展开谈判而保持积极运作的长期抗拒,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裁谈会的授权不是维持现状。对它的授权是谈判一项多边裁军条约,从而改变现状。如果裁谈会通过谈判一项条约,禁止拥有、发展、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履行对它的真正授权,则现状将被改变,那些被人另眼看待,视为“拥核者”的人将失去这一优势。

裁谈会的主要任务是谈判裁军。考虑到已经有了《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核裁军始终是裁谈会工作中惟一的重中之重。裁谈会议程的制订,是为了帮助就一项协调一致和相互加强的核裁军国际文书展开谈判。因此,裁谈会不是处理单一问题的场所,在一个问题的谈判范围上缺乏协商一致,不妨碍代表团着手谈判其他事项。相反,我们认为,裁谈会面临的困难是来自一些国家拒绝严肃处理核裁军问题。

我们认为，裁军机制当前迫切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早日开始谈判一项在规定的框架内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计划，包括一项核武器公约。该公约将禁止拥有、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核武器，并最终销毁核武器。如果我们在裁谈会内开始这一谈判，我们就能以平衡的方式，全面处理裁谈会议程上的所有核心问题。当然，它将全面涉及裂变材料的各个方面。它将涉及无核武器国家寻求安全保证的合法权利，并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总体结构，通过避免当前核武器国家零打碎敲、相互脱节和不付代价的方法，一致维护所有国家的安全。我们支持早日召开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以应对第一届特别会议创立的裁军机制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再次强调，涉及裁军谈判会议演进的任何工作都应由裁谈会本身来完成。因此，我们支持自我评价的方法，这将是包容性的和由成员国驱动的，并将加强种种努力，以按照裁军问题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授权，实现核裁军，强化裁谈会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和工作。有人认为应削减裁谈会的经费，这似乎是不现实的意气用事，完全没有用处。在预算与活动或生产率之间，运用这种逻辑关系，可能会为今后关闭若干陷入僵局的多边组织开创先例，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贸易组织。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有其自己的议事规则。它不是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因此，大会对裁谈会的任何建议都是忠告性的，裁谈会可以根据其议事规则自行作出决定。

默罕默德·布克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通过你，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感谢和支持，他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了全会辩论，作为对 2010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振兴裁谈会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马来西亚高度评价全会辩论中的深入讨论和丰富想法。我们还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他就大会辩论发表了宝贵和重要的看法。

马来西亚承认，裁谈会目前正处于困境，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事情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我们还没有穷尽推动裁军议程的所有可行途径。因此，马来西亚重申支持召开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同时组成知名人士小组，就如何振兴联合国裁军机制提出建议。虽然如此，马来西亚也准备对提出的任何其他可行的想法进行探讨。

马来西亚希望再次强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这一目标。在这一方面，马来西亚要重申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即人们必须恪守其义务，完成有关谈判，促成在严格和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核裁军的各个方面。

听罢尊敬的法国大使的发言，马来西亚，作为亚洲国家之一，期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承认理事国即将举行的磋商，希望磋商富有成果。

拉哈明莫夫—霍尼希女士(以色列)(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要就生命的悲剧性消逝向我们的挪威同事表示慰问, 就裁谈会副秘书长的父亲的去世向他表示慰问。我还要祝贺亚当森大使的晋升, 并表明我们很高兴将继续受益于她的智慧、经验和辩才。

我们的发言, 本来是为即将休会前的 6 月 30 日的咨询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准备的, 但很遗憾没有机会发言, 我们将借此机会作此发言。考虑到时间限制, 以及对裁谈会成员国的尊重, 我们将缩短发言, 省略原本对尊敬的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高级代表, 以及咨询委员会主席和各位委员的欢迎辞。

振兴裁谈会工作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裁谈会持续的僵局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坚决行动, 推动其实质性工作。在这一方面, 以色列认为, 裁谈会早就需要一个协商一致的、明确的和最新的愿景。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重复我们各自众所周知的立场, 不大可能帮助我们更接近履行授权。成员国需要寻求新的方式, 振兴裁谈会的工作。

此类方式之一, 可能是不拘泥于议程上的四个核心问题, 只把它们当作裁谈会在此时刻的惟一路径图, 尽管国际社会将这些问题视为裁谈会工作的存在理由。

在四个核心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的同时, 可就一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确实重要的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协商一致的公式, 一方面承认四个核心问题的重要性和持续有效性, 同时又专注于推进裁谈会工作这一根本需要。并在同一时间专注于基本的需要, 以促进裁谈会的工作。就以色列而言, 禁止向恐怖分子转让武器, 以及需要对便携式防空系统造成的威胁给予有效回应, 可以成为议程项目 7——“军备的透明度”下可能的议题。我们相信, 如果裁谈会成员国不再只关注四个核心问题, 它们同样可以找到切实促进和平与稳定的议题。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不仅仅拘泥于四个核心问题的共同愿景。

以色列仍然相信, 裁谈会作为惟一的多边谈判论坛, 始终在军备控制舞台上有其重要作用。使用“惟一”一词, 既不是一个疏忽, 也不是对处理军备控制/裁军问题的其他谈判论坛的忽略。它表明了本论坛的独特性, 以及我们坚决认为, 一些想法一致的国家在谈判问题上另起炉灶的倡议, 通过迎合并不能代表各方面意见和利益的一小批国家, 试图规避多边领域的复杂性, 是无法取得同样的地位和权威的。由于它们的成员代表性不足, 其真实作用将不断受到质疑。

虽然这样的举措可能很快产生结果, 人们不能不留意它们的实际价值, 质疑它们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全球军控与裁军议程。以往在常规领域采用这种做法, 迄今为止, 并没有带动最重要的相关者参与进来。它们仍然置身事外。人们不能不怀疑这在非常规领域是否会有更大的机会。

我们鼓励咨询委员会在制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建议时, 考虑到不破坏裁谈会的必要性。本机构以其独特的成员结构和现有的议事规则, 包括协商一致规则, 曾经在推动裁军议程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仍然相信, 今后它还将作出更多贡献。应当从裁谈会内部需求打破僵局的办法, 加强和振兴裁谈会。

孔布林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 南非欢迎有机会就多边裁军机制面临的挑战再次交流意见, 这些挑战妨碍了相关的多边裁军机构, 包括裁军谈判会议, 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的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 7 月 27 日大会辩论期间, 我国代表团指出了裁谈会及其前身所取得的成就, 这已经表明了本机构可以在谈判多边裁军文书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对本机构多年来未能履行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对它的授权表示失望。我们还指出, 由于旷日持久的僵局, 许多人开始质疑本机构在追求裁军目标上的相关性和持续价值。

我们还表示, 我们同样感到失望的是,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作为裁军问题审议机构和大会的附属机构, 也未能履行对它的授权, 今年仍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核裁军仍然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这是不结盟运动、21 国集团、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和各区域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个优先考虑。我们不仅共同关注核武器持续的纵向和横向扩散, 还关注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即加剧了全球的不安全。此外, 使用核武器导致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 显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严重风险。只要这类武器存在, 没有人会是真正安全的。只有彻底消除所有核武器, 保证再不生产核武器, 才能为我们提供对使用核武器的必要保障。

正是为此, 南非一贯主张采取系统和渐进的方式, 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我们相信, 核裁军及相关的核军备控制措施的持续和不可逆的进展, 仍然是促进核不扩散的根本所在。我们认为, 核裁军缺乏切实进展削弱了全球不扩散制度。

虽然核裁军是大会 1946 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的主题, 也是裁谈会成立以来历届会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 尽管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不断要求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处理核裁军问题, 但这一目标至今没有实现。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对此作出了承诺, 这一点就尤其令人不安。因此, 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大会设立附属机构处理核裁军问题。

作为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系统和渐进方针的一部分, 我国代表团还支持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 这将同时满足不扩散和裁军的目标。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裂变材料条约是惟一已经成熟的谈判项目的看法。鉴于裁谈会作为谈判论坛的性质, 我们相信裁谈会有能力能够谈判其议程上的任何问题, 尽管我们承认, 在近期, 更有可能针对某一些问题而不是另一些问题达成在国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虽然就缔结条约而言, 我们对哪些问题更成熟, 哪些问题不大成熟, 意见未必一致, 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对多边裁军议程上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处理。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裁谈会是否能够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或在联合国框架内是否存在可供探讨的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其他可行选择, 以努力振兴本机构应当承担的工作。

虽然有些人将裁谈会缺乏具体成果只归咎于议事规则，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些人拒绝真诚谋求，并推动完成在严格和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裁军的谈判，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更大障碍。

我们很多人希望看到会议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然而，其在过去 15 年来始终未能开展实质性工作，使我们对目前的挑战不能无动于衷。我们随时准备考虑任何有助于打破僵局，使裁谈会能够作为惟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履行其授权的建议。如果裁谈会仍然无法履行对它授权，就没有理由不去考虑作出其他选择，以推动委托给本机构的重要工作。

最后，南非将继续致力于信守规则的国际制度。因此，我们将考虑任何可能的进一步行动，以加强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多边治理。此外，我们将审视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各种选择，以实现我们的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就裁谈会副秘书长的不幸向他表示慰问。我还要欢迎缅甸大使来到裁谈会。

我们感谢你采取步骤，召开本次重要会议，讨论旨在振兴裁谈会的大会会议的成果。在此背景下，裁谈会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所作发言是非常有用的，建设性的，需要我们给予最充分的重视。

巴基斯坦赞赏联合国秘书长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及国际裁军机制正在作出的努力。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在纽约的发言中提到，我引述如下：“当务之急是实现政策重点与多边裁军目标之间更密切的协调”。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某些国家的政策重点背离了国际裁军机制的目标。

我们还相信，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涉及裁军谈判会议，而且超出其范围，还包括裁军问题第一届特别联大创立的整个国际裁军机制。除了裁谈会外，这还包括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

在纽约，巴基斯坦完全赞同由 118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的最大集团——不结盟运动国家所作声明。尤其是，我们赞同声明中强调的重点，即需要作为优先事项，召集、启动和举行核裁军谈判。在巴基斯坦看来，不结盟国家的这一声明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其第 10 段强调，我引述如下：“促进联合国裁军机制的工作，关键在于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不是改变‘议事规则’”。就裁谈会本身而言，21 国集团这一本机构中的最大集团，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谈及核裁军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如裁军问题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授权所示，创设裁军谈判会议的总体目标是谈判一项有关核裁军的条约。在这一方面，遗憾的是，过去 32 年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08 年，秘书长在他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开幕辞中，也强调核裁军的必要性，并作为第一步，建议所有国家，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履行其义务，着手谈判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实现核裁军。

除了未能就核裁军取得进展，过去 15 年来，裁谈会也未能就其议程上的任何其他问题取得进展。因此，令人惊奇的是，目前谋求替代办法的企图却是始于仅仅这两年的事态发展，而且只固定在一个问题上。

为了清楚地评估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必须承认一些基本事实。首先，会议的无所作为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因为裁谈会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第二，你无法在裁谈会内，乃至裁谈会外谈判一项违背了任何参与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条约，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三，裁谈会缺乏进展不能归咎于其议事规则，因为裁谈会依据同样的议事规则，成功地缔结了国际裁军文书，例如《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等国际文书。

这几点强调了需要对裁谈会运转不灵的真正原因有一个认识。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裁谈会之外的当今世界现实。我们不能继续在真空中运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现实。在我们看来，这些现实就是一些核大国在核合作问题上奉行的歧视性政策，它导致了不安全和失衡。由于这些原因，巴基斯坦被迫采取了反对这类核例外、选择性和歧视性的立场

现在，是我们采取客观方针，振兴裁谈会的时候了。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以下步骤。首先，裁谈会议程上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四个核心问题，需要以平等和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在一个问题上由于各国的安全关切而缺乏进展，不应导致在裁谈会议程的其他问题上陷入僵局，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审议。第二，我们认为，核裁军仍是大会议程上搁置时间最长的未决问题，需要优先解决。第三，我们认为，缔结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国际协定的谈判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保证不会损害任何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事实上，几乎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已在这方面作出单方面承诺，因此，将对消极安全保证的这些单方面承诺转化为双边和多边谅解不应构成问题。第四，裁谈会为取得进展，需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第五，我们需要结束不扩散和裁军措施方面的双重标准、选择性和歧视。第六，我们认为，裁谈会运转不灵——如果想这样来称呼——有其种种因素，为了消除这些因素，现在就应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审视整个国际裁军机制并设法振兴这一机制。

众所周知，裁谈会的议程并非只包含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除了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外，还有四个核心问题，至于哪个问题的谈判时机已经成熟，哪个不成熟，人们的意见显然并不一致。如我所言，本裁谈会最大的国家集团认为核裁军的谈判时机已经成熟。如此这般，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即本机构的僵局不是由于某一个国家反对在个别问题上的谈判，妨碍了取得进展。

因为在所有的四个核心问题上我们都未能取得进展，很明显，还有其他国家反对就我们议程上的另外三个问题举行谈判。所以，当我们听到，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具体指的是哪个国家，对我来说不是秘密——我们不免感到困惑，因为裁谈会内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对议程上的其他问题或项目有异议，也在阻碍会议的进展。

最后，让我回到发言开始时的一点，即我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就裁军谈判会议发表的意见。我认为他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我还认为哥伦比亚大使建议我们非正式地讨论面临的问题，而不是由大会或第一委员会来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虽说它们显然有权进行这种讨论，但无论如何，裁谈会本身必须参与到讨论中。所以，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裁谈会应当正式或非正式地展开讨论，以进行更具实质性和更现实的对话。

斯特罗姆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你担任主席，并保证我们将予以充分合作。接下来，我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对我们今天在这里，以及 7 月 22 日以来从世界各地得到的慰问、支持和同情表示感谢。在挪威发生的可怕和残忍的恐怖主义行动是一个国家悲剧。这些行动同时也是在攻击我们的人性和基本价值观：开放、包容、参与和民主。然而，我们要请大家相信，攻击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或我们民主制度的性质。挪威将继续致力于我们信仰的价值观，继续在国际上捍卫这些价值观。

我在这里发言，想要就我们今天的讨论谈几点意见，我们在 7 月 27 日的纽约辩论中也曾谈到的几点。无须隐瞒，挪威对裁谈会长达十几年的停滞不前，而不仅仅是去年的僵局深感失望。我们对裁谈会作为一个机构，是否有能力依照其授权处理裁军问题持怀疑态度。我们甚至要坦率地说，裁谈会无力履行对它的授权。裁谈会需要改革自身。协商一致规则不应适用于程序性问题；成员应具有普遍性；民间社会应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应该想办法促进跨区域合作。问题在于，裁谈会是否有能力改革自身。我们对此存疑，因为在协商一致规则上众说纷纭，看来将继续阻碍任何振兴裁谈会的尝试。

因此，我们应当另谋裁军策略。这些策略应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核裁军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对它的处理，不仅关乎国家利益，而且关乎人民的利益。核武器是一种最不人道、最具滥杀滥伤性和威力过大的武器发明。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努力中，应当将人道主义需求摆放在中心位置，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其他获得了圆满结果的更新的裁军进程中学到很多。

我们迫切需要解决核裁军问题，如果裁谈会仍然不能满足期望，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其他方式，追求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我们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第一委员会的讨论，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尽最大努力，避免 2012 年再度失败。

雅克·瓦库哈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要表示欢迎缅甸新任常驻代表，并祝贺英国的常驻代表就任新职。

我还要代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通过你，主席先生，向挪威代表团的朋友和盟友，表示并重申我们对其国家这场磨难的最深切的同情。我们相信，挪威作为致力于最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的国家，将满怀尊严地承受疾风暴雨的考验。

墨西哥代表团还要表明对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个人不幸的同情和对他的支持。

墨西哥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对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给予的关注，特别是召开了 2010 年的高级别会议和上个星期在纽约的会议。我们非常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通报了有关的讨论情况，在我们看来，这再次显示了对裁军机制，特别裁军谈判会议运转不灵有不同解释。但除了哥伦比亚大使提到的过度诊断外，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问题的极大兴趣，因为它涉及到集体安全和人类的根本生存。

哥伦比亚代表团几个星期前，在裁军谈判会议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意见交流基础上提交的 CD/1931 号文件，综述了这些不同的解释，以及我们各代表团对影响裁军机制的现状给予的重视和优先考虑。我们请大会审议本文件，我想讲清楚一点，对墨西哥代表团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众多联合国会员国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在裁军机制的当前状况下，整个社会的利益都难以得到保护。

墨西哥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裁军谈判会议拿出大部分时间来分析它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其议事规则，但过去 15 年来，却始终不曾履行其职责，我们最为遗憾的是，它一直未能就其议程上的任何项目，让我重复一遍，任何项目，开展实质性工作，但首先是墨西哥最为重视的一个项目，即核裁军。

几十年来，墨西哥无条件地支持裁谈会及其前身，因为它们建立，是为实现墨西哥给予最高度优先考虑的一个目标，即无核武器世界。一个本该缔结协定，拿出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论坛，竟然陷入瘫痪，我们认为其毫无道理，原因就在于此。

一些代表团认为，瘫痪并不新鲜，甚至把这种长期的停滞视为“自然而然”，因为外界的因素和缺乏政治意愿妨碍我们谈判裁军协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并反复表示裁谈会不过是外部环境的牺牲品。墨西哥不同意这种看法，相反，我们敦促裁谈会成员扪心自问，是否在理想的国际条件下，裁谈会就能够推进卓有成效的决策过程，激发政治意愿。

墨西哥重申，政治意愿不是自发的，它也需要激励。我们相信，裁军机制，特别是裁谈会运转不灵的原因，可能是它并没有能力切实呼应其成员的利益，因为它的建立，是为了呼应已不存在的一种现实和一系列国际权力关系，即冷战导致的那种现实和关系，而不是为了呼应二十一世纪的多极化现实。

我们认为，工作方法，特别是裁谈会的工作方法，迎合的世界现实不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现实，它们现在阻碍了裁谈会的决策。一些例子包括每月的主席轮值，这导致无法保持连续性；主席少有灵活余地，以寻求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或进行会外游说；在每年届会的头几个星期，需要通过议程和工作计划；会议的延续性，即使人人都知道，没有机会通过实质性工作计划，平白浪费人力和可能的财务资源。其他不合时宜的问题包括各区域集团的组成、裁谈会本身的组成和缺乏民间社会的任何互动参与，虽然在其他论坛允许民间社会参与。

我还想重申，滥用协商一致规则，将之严苛地解释为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的绝对一致，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否决权，意味着裁谈会的 65 名成员都有可能阻止启动谈判。

15 年多来，少数国家反对启动在裁谈会内的谈判，阻止了政治意愿的形成，妨碍了决策过程。大家知道，达成协议是一种特权，不会总能在谈判中实现。在裁谈会中，成员们要求在启动谈判之前必须达成一致意见，而谈判是裁谈会的责任和任务，不是裁谈会的特权。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工作方法是有用的，产生对国际社会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条约，但在今天，情况已经变化，国际机构面对的是不同的刺激因素。

裁谈会没有自己的生命，不能出于本身的自由意志达成协商一致，或自我调节，或改变自己，像一个独立于其成员国的决定的机构一样。首先，我们这些员国，有责任确保裁谈会履行对它的授权，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肩负这一责任，因为是联合国在第一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上对裁谈会作出了授权。

大会也在各项大会决议和其他重要文件中，不断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开展工作。其他论坛，如《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和各轮审议，也发出了类似呼吁。

在我们听任裁谈会停滞不前的同时，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重要谈判已在裁谈会外启动并持续发展。这表明国际社会对缔结多边裁军协定，尤其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缔结此类协定的关注，但同时也表明，国际社会如果真正致力于裁军问题谈判，那么就不难把裁谈会转化为一个有效的机构。无论如何，经过 15 年的无所作为，我们必须紧急行动起来，推动这些多边裁军谈判，特别是核裁军谈判，无论是在哪里进行。

如果裁谈会仍然不能履行其授权，墨西哥认为，我们应当将参与裁军领域决策的权利和义务交还给大会。墨西哥与其他国家一道，曾提出是否可能在大会展开裁军谈判，同时等待裁谈会通过工作计划并履行对它的授权。

此计划仍然是有活力的，墨西哥准备灵活地推动它，连同任何其他倡议，只要这些倡议有助于我们达成最终目标，并实现集体利益，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利益。多边裁军谈判缺乏任何进展，直接危害二十一世纪的集体安全，削弱了多边裁军制度，我们的关注和紧迫感皆出于此。

我们再次敦促裁谈会反思专注于我们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性，而不是顽固地维持一个眼下无法带领我们抵达最终目的地的论坛。

李长玄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供我们就近来大会会议期间关于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初步讨论交换意见。我国代表团希望，为全体成员国的利益集体推动裁谈会工作的政治意愿将占据上风。

确实，几十年来，裁谈会没有展开实质性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在于这一庄严机构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应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以及一些国家不愿意考虑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并采取全面和平衡的方式来审议全部核心问题。

如我们大家都承认的，裁谈会是一个多边谈判论坛。它不是推行单方政策的场所。只要成员国没有显示出政治意愿，裁谈会就将陷入僵局，无法商定任何提案，不管举行多少次会议和讨论。

我们相信，政治意愿将最终推动裁谈会按照对它的主要授权，走向就普遍接受的裁军条约的谈判进程。然而，我国代表团尤其关注的是，一些成员国可能谋求，或其实是威胁谋求裁谈会之外的其他谈判进程，同时将目前裁谈会无所作为的责任推卸到别人头上。

这种举动无疑将妨碍我们协调一致地作出集体努力，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参与下，就裁谈会全部多边议程项目，达成有益和积极的结果。

时不我待，现在就应当作出明确的政治决定，或采取行动，促进核裁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始终坚定支持在世界上全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并继续全力推动这一目标。

我国代表团认为，振兴裁谈会的任何可能的后续行动都应是包容性的，由成员国驱动，有助于加强裁谈会的作用和工作，而首要目标是核裁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早日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

李杨先生(中国)：关于裁谈会工作，中方在此前、特别是在前不久担任裁谈会主席任内，我们已经全面详尽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关于裁军机制改革问题，中方亦已在纽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在此不再重复。核心一点是，我们支持在裁谈会内尽快启动各项实质性工作。

关于五核国巴黎会议，正如刚才俄罗斯代表团所指出的那样，联合新闻稿是五核国在这次会议上达成的唯一文件。

须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就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举行的重要的巴黎会议讲几句话。作为《不扩散条约》的一个无核武器缔约国以及区域和部长级《不扩散和裁军倡议》的一名成员，我国代表团希望表明，我们衷心感谢法国大使埃里克·达农大使介绍巴黎会议的情况，该次会议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作出努力，恢复其在《不扩散条约》第五条和 2010 年审议大会行动计划下承担的责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积极步骤。

我国代表团认为巴黎会议的联合新闻稿极为重要，它在多处清楚表明，五个常任理事国准备再接再厉。我们尤其赞赏它们对核裁军进程中透明度这一重要问题的投入。我国代表团希望五个常任理事国将举行建设性的磋商，以在今后几年筹备 2015 年审议大会的过程中拿出具体成果。

亚当森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要预先向口译员表示歉意, 也许我会杂入其他语言, 有些语言可能我自己也不明白。

主席先生, 感谢你前此的友好之辞, 我还要感谢已不在这里的秘书长, 他在本周早些时候我递交全权证书时友好地接待了我。我确实很荣幸, 感到受之有愧。

我还要感谢许多同事在我接手这一工作时对我的友好之辞。*Toda raba*, 塔米, 我会尽量不辜负你的口才和智慧。我要感谢很多阿拉伯世界的同事, *shukran jazilan*。你们眼下正在斋月, 所以这个月相处时, 我们将会很温和, 当然, 到了晚上, 我们就不会那么温和了。

我曾想概述一下英国在纽约的发言, 有两页之长, 然后我想不必找这个麻烦了。我将从达农大使的发言讲起, 并向他表示感谢。

(以法语发言)

我衷心感谢达农先生今天的发言, 以及他对巴黎会议的投入和管理, 这给了我们一次相互间对话的很好机会。

(以英语发言)

……我从我们相互间对话这一点谈起, 因为一些同事今天上午提到了这一点。我想, 我们看到了又一个例子, 显示裁谈会内令我们烦恼的一些问题, 让人心里不舒服, 这就是我们谈论对方, 我们自说自话, 好像我们不在同一个会议室里。10 月份近在眼前, 从现在到那时,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此, 哥伦比亚大使的议论让我吃惊, 巴基斯坦大使也拾起了这个话头, 所谓我们之间多一些七嘴八舌可能是有用的, 试验一下大概也无妨。而我认为, 如果我们继续利用有限的时间——一个星期也许只有一次全体会议——翻过来掉过去地重复言说, 就像我们今天又一次这样做的, 这确实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

我想在这里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团队表示, 我们非常欢迎有机会来非正式地谈论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准备为此做些什么。我对找到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不抱很大期望, 此前我们也曾作过这样一些讨论, 但我觉得, 有时, 我们会议的形式本身又把我们拉回来, 我们应该准备冒险在本会议室之外并以不同的方式来谈论问题。所以, 如果有人愿意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着手工作, 免得我们老是回到议事规则上来, 则我认为, 在我们准备起草裁谈会报告, 进行 10 月份之前的工作时, 这种冒险就是我们有别于上个星期的会议, 可以去做的一件事。

我再次感谢待我如此友好的所有人。前任的成功给我很大压力。我不会去尽力复制这些成功, 我要做的是继承我的前任积极行动的遗产。在他上个星期离任时, 我告诉他, 我们将保护他的遗产, 并将之发扬光大。

恩多尼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 尼日利亚代表团希望感谢秘书长向裁谈会详尽介绍了纽约会议的最新情况, 遗憾的是他不在这里。主席先生, 我还要感谢你的领导。尼日利亚认为, 举行一系列会议, 寻求对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陷入的僵局的持久解决办法, 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将支持旨在振兴裁谈会工作的任何积极的和动态的前瞻性实践。为此，我们表示支持关于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的呼吁。按照尼日利亚多次表明看法，核武器的存在和扩散危险是没有止境的。它们的存在对有核者和无核者同样构成持续的威胁。而更致命，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国家行为者最终拥有和使用这些武器。今天看到的非国家行为者非法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案例应警示我们，如果是核武器，情况又将如何。到那时，问题在于，我们将置身何处。现成的例子是我们都已见证的挪威的杀戮，我们还要就这场悲剧向挪威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

毫无疑问，裁军机制中的多边主义有其巨大的好处。因此，倡言忽略多边主义，建议双边或三边讨论，或建议设立其他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不应受到鼓励。问题不是内外之别。妥协的精神和显示期待的政治意愿，是打破目前僵局的最适当的方式。

里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热切希望呼应其他人就振兴裁谈会问题所作的发言。

出于时间考虑，我自然要请各位参阅主管军备控制、核查和履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丝·戈特莫勒几天之前在纽约的讲话。大家可以在我国代表团的网站和裁军事务厅的网站上找到。

三天之后，就在不到 72 个小时之前，主管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艾伦·陶舍尔在蒙特雷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了措辞更为强烈的讲话。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尽量讲得够多。

裁谈会要想修正其工作程序，可以做许多事情，听了今天的讨论，坦率地说，我想在关于这些事情的长长的清单上增加一些东西。非常坦诚地分析一下甚至我们的时间分配和利用情况，都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许多人刚刚重复了已经在这里说过一遍又一遍的事情，我实在看不出到目前为止说过的话中有什么进步的迹象。实际上，正如亚当森大使所言，十月份近在眼前，我认为她对我们的忠告是有道理的，应当加以考虑。我也非常感谢达农大使介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的情况。

我们在巴黎的会议不只是另一次会议。实际上，五个常任理事国如此大张旗鼓地、有组织地走到一起，这不过是第二次。最重要的是，我们经过非常深入的会谈后决定，将继续举行此类会议，以启动进程，并以非常具体和系统的方式来商谈到 2014 年和 2015 年我们如何履行对《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的承诺。而且，虽然这里的事情仍可能处于僵局，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至少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坚决致力于履行我们对《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的承诺。该行动计划本身就是一道分水岭，我们都下定决心，信守这些自愿作出的承诺。它们是严肃的，它们是深刻的，它们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承诺，但尽管我们在日内瓦这里落入一潭死水，我们仍将奋力向前，并认真履行我们在那边作出的承诺。

因此，虽然在裁谈会这里的隧道尽头，看不到一丝光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裁军议程特别是核裁军议程的其他处没有光亮。我们将向前推进。我们的决心已定。至少我可以代表美国表示，不管谁来担任主席，到 2014 和 2015 年，对该一议程的承诺与今天将没有不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就此向各位同事作出保证。

非常感谢大家，当然我还要像这么多人一样，对挪威人民，挪威领导人表示极其诚挚的慰问。他们已经被迫承受了可怕的悲剧，我们当然希望挪威能够找到自己方式愈合创伤，在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下继续前进。我们与他们心心相印，同气相求。由于秘书长本人缺席，请向他的家人转达我们对他的不幸的慰问。

萨雷瓦先生(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请求发言，是为感谢因为我父亲去世向我个人表示同情的所有人。下面，请允许我说一些个人感言，一位老者撒手人寰是可以理解的，最终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7 月 22 日，当恐怖主义行为和国家悲剧在挪威发生时，我是在我的祖国芬兰。我近距离看到这一恐怖行为冲击挪威，影响遍及北欧各国，我希望对挪威表示我的个人同情。芬兰降半旗，向挪威人民和政府致以哀悼之情。在我个人感言的最后，我要说，挪威人民根底上的尊严，以及他们的坚强让我深受感动。芬兰人民与挪威有着同样的民主和开放价值观，我坚信，这些价值观将不会受此恐怖行为的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没有代表团希望发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工作。下一次全体会议将按照日程于 8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室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